

试论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

— 乱象丛生的世界观 —

素民喜 阳子

摘要

余华 2005 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兄弟》后，长达七年间没发表小说。

本论文研究的《第七天》这部长篇小说正是余华隔了七年之久才发表的作品。这篇作品表面上看似简简单单描述一些老百姓的平凡故事，但慢慢发觉其实作家是通过这一群人和这一连串的遭遇来暗里指出“存在于世间的非理性”。作家余华有意地引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把它当作这篇故事的开场白。圣经里的这七天表示万物神创造世上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生命体所经历过的一种时间的概念。作者把这西洋宗教上“最开头”的七天有意或无意地摆在东方宗教里所谓的“头七”的位子上，开始讲述人死后的七天内所发生过的故事。

这部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从表面上看是作家借用荒唐无比的故事框架讲述一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他们在生活中所面对的种种现实，也许这样富有社会性的主题若通过小说这样的载体正儿八经地直接指出核心问题的话，往往在故事结构上容易缺失余华本身特有的诙谐黑幽默中慢慢渗出人生百态的那种独特的味道。而这篇小说这样“荒唐”起来就很自然地让读者通过其荒唐的特殊功能看到眼前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的不同侧面，重新认识它、重新观察它。小说《第七天》中，作者描绘的每一个故事和每一个人的遭遇直接暗示、显露了种种“现象”，也让每一个读者目击到其中忽隐忽现的两个不同却又共存的世界。

关键词：混沌 乱象 善恶 生死 永恒

绪言

大约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余华与苏童、格非等作家共同被称为先锋文学旗手作家之一。到了 90 年代以后在创作的过程中余华本身慢慢转型而开始选一些社会性的题材，更关注生命及其命运本身，并将其作为核心的主题和内容。换句话说，余华更关注老百姓——自己的日常生活，透过他们——自己——所面临的琐事而发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现象所带来的困扰。

无论身在何处，这几年在媒体报道上常常看到与对立、抗议、决裂和伤害有关的新闻。

现代人的生活似乎已经离不开这一系列让大家烦躁不宁、心神不安的东西了。作为现代人，活在当下的我们要面对和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

时代发展了，经济突破了，不过物质上的富有似乎对心灵上的平衡没起多大的作用。

无论在哪里，随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社会体系越来越完善，科技也越来越发达，确实我们的生活比过去方便多了。经济发达带来的变化和更新，看似让大家得到了某种满足。实际上，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我们却要面临不同程度的危机，而这样的难题每天都在不断地发生。富有并不代表大家都一样富有，在

竞争中强者打败弱者是自然规律，拥有理性和感性的人类社会也是如此。

我们几乎每天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新闻报道，大家都知道那些新闻里说的问题只是其中一小块，而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深层地去观察问题就感觉“这些新闻和我没有太多的关系”或“这是人家的事”。

这篇小说里的很多小故事也是同样的道理。若近看局部，看起来都属于老百姓的日常故事而已，可是一旦往后退几步再看整个故事，眼前展开的风景已超出我们所想象的规模和范围。这时才发觉我们平时在街坊听到的小故事，本以为“只不过”是一个陌生老百姓的问题，却慢慢地变成不只是“他们”所面对的，也是影响到你我的问题。作家余华在这部小说里提出的各种社会现象确实发人深醒，同时也让读者与书中人物一起徘徊于临死时刻，徘徊于边缘人群的遭遇中，在余华和主人公杨飞的带领下一同穿越时空。在某种意义上，让读者“窥见”而“接触”到生命本身的神秘世界与活在当下所面对的极为现实的两个不同世界。

在本文中，笔者透过小说每一天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的事例试论和探讨小说所表达的现象和作家余华在此注入的意义。

I. 《创世纪》与《第七天》中的七天

1. 《创世纪》摘录部分的主要内容

首先要探讨的是余华长篇小说的《第七天》第一页引言的部分。作家一开始写到旧约圣经《创世纪》前篇太古史天地万物创造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而《第七天》这部作品描述的是主人公从他的死亡那一刻开始往后七天的故事。为了能够更清楚地比较圣经和小说，笔者从旧约圣经《创世纪》¹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具体内容来切入。

即使所谓的安息日在犹太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旧约）之间说法不一，不过从西方宗教的意义上来看一般“第七天”指安息日，是

休息日的意思。旧约圣经上写道：天主创造大地前世界充满混沌空虚，一片黑暗。天主在水面运行的时候创造了光才有了白天和黑夜之区分，这就是天主第一天做的事；第二天，天主在上面的水（雨）和下面的水（海）之间创造了天，这是天主第二天创造的事；第三天，天主叫“天下水应聚在一处，使旱地出现！”而创造了陆地叫做地，水汇合的地方叫做海。然后在地上开始生出了草木、蔬菜、果实；第四天，天主创造了两个光体，大的控制白天叫做太阳，小的控制黑夜叫做月亮，并造了星宿；第五天，创造了水生动物和鸟类，命令它们在水里和地上繁殖下去；第六天，天主创造了野兽、畜生、以及各种爬虫动物。命令它们在地上繁殖下去。天主照自己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天主降福他们说：“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雨、天空的飞鸟以及各种在地上的爬行生物。”就这样，从第一天到第六天这段时间天主创造了万物。旧约上写道，到了第七天，天地和天地间的所有的点缀都完成了。天主降福了第七天，定为圣日，就是我们所说的安息日。²

2. 小说《第七天》主要内容

故事从主人公杨飞的死亡开始。到殡仪馆排号的主人公在黑暗空虚的街头自己徘徊着，这空虚和混沌的感觉多少让他察觉到自己似乎进入了不同时空。在一切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之下，杨飞陆陆续续见到早已经去世上天的人群，还忽然想起几年前突然离家出走的老父亲以及很多过去的回忆。甚至生前和自己没多大关系的人和事，居然一到了这黑暗世界不知为何却勾起了不明不白的因缘。而这一刹那让杨飞察觉到其中不知其所以然的关联。这是主人公杨飞死后第一天经历的事情。杨飞死前在某个小饭馆里一个人吃饭，此时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前妻李青轻生的报道，其实杨飞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则报道后不一会儿遇到了火灾，一时狼狈导致“逃生未及”才死亡的。这让李青感到更加

内疚，因为是她先有婚外情才引发离婚的。那天两人看似破镜重圆，但对李青而言叙旧及和他同床只是赎罪心理的一种表现罢了，即对杨飞有一丝丝舍不得的心理。但李青第二天还是选择离开杨飞赶回参加自己“隆重的葬礼”。死后第三天，杨飞回想自己的出生和养父杨金彪的故事。当时杨金彪在铁路局工作，下班时在铁轨上看到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婴儿，那就是杨飞。此后杨金彪一生未娶养育了杨飞，不过突然有一天他不告而别地离开杨飞。杨飞看到一个网名叫做鼠妹的女孩是死后第四天的事了，她的跳楼自杀好像是苹果手机惹的祸。说是本来不想死，只是因为男友欺骗她才导致如此的下场。杨飞后来才想起她和男友好像以前住在杨飞家对面。杨飞和鼠妹一边走一边聊着，就看到了两个骷髅人，其中一个年轻的警察，另外一个杀了这警察的杀人犯。两人双双离世以后，警察的父母为儿子争取“殉职”这一荣誉，一直拖到现在。如今两人却很开心地一起下着棋，似乎连彼此之间的恩怨也完全消散在这混沌世界里了。杨飞死后的第五天在路上遇见了一个骷髅人要去河边，杨飞问“那里有什么？”，他回答“那有一堆篝火，死后没有人为自己哀吊的死者才去的地方”³。后来又看到一群骷髅人，其中还有和他一样在火灾中死亡的人群、那餐馆一家子、被冤枉而执行死刑的男子和被遗弃的 27 个死婴——都是强行引产后被当作医疗垃圾倒在河里而被杨飞邻居李月珍阿姨所发现的。杨飞生前在媒体上看到过这些案件，原来他们都是在灾难中不明不白死去的人们。现在一边走一边说说笑笑的，都往河边走去。这时候杨飞听说原来第一天在殡仪馆看到的一个骷髅人就是他的养父杨金彪。第六天，杨飞见到了一个叫肖庆的年轻人。他是鼠妹和她男友伍超的朋友。他说伍超为了给鼠妹一个墓地才决定去卖自己的肾，术后瘫痪在床上的伍超只好请好友肖庆替他处理好其余的一切。这样鼠妹成为第一个能够离开这河边前往安息之地的人了。从远处传过来一阵阵的

歌声，身上已经长满青草和野花的鼠妹很快就要离开了。第七天，净身后的鼠妹来到了殡仪馆。杨飞看到了父亲在那里忙碌地工作，而杨金彪认出儿子以后向他要求把黑纱戴在自己的袖管上，表示哀悼死去的儿子。杨飞说“我会随时过来找你的”，说完这句话就离开殡仪馆的杨飞在往回走的路上遇到鼠妹的男友伍超。他向杨飞问起自己女友临走的情形。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说话，忽然伍超停下脚步望着前方。杨飞告诉他说，那是死后无葬身之地。

II. 两个“第七天”的背景

前一章节里笔者简单地并列出旧约圣经《创世纪》的摘录和小说《第七天》这两个故事的大概内容。那么，以前章节的内容作为一个比较的重点而现在再往下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 从生到死的边缘——空间描述

首先笔者注意到了余华在小说中，通过看似基督教的一些概念和仪式一层一层描绘出来的这神秘的七天，其实充满着浓浓的宗教色彩。

《创世纪》第一章就提到，这是发生在“空虚和混沌”的世界。作者写到《第七天》的开头却让主人公出现在“空虚和混沌”的城市里⁴。杨飞一人在灰蒙蒙的世界里徘徊着，同时赶往殡仪馆。里面有“失去了昼日或黑夜”，“失去了早晨和晚上”⁵等词语来描述杨飞所在的地方。根据作者在后面提到很多中国的社会问题表面上看似呼指的是雾霾。不过，若同时对照着《创世纪》里的一些描述进行推论的话，感觉它还带着一层不同意义——“不确定性”：如黑或白（世界）、生与死（生命）、动与静（时间）。若这个归纳成立，凡是现在杨飞面对的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说是不确定的。主人公在这样的不确定的世界里飘动，往后的故事里会发生什么，会如何发展下去一律不明。看起来没有任何动静的世界里，与《创世纪》里被

一团黑暗遮盖的水面上独自运行的天主⁶一样，杨飞也忽然出现于故事里。他从这开始讲述自己，也开始聆听别人的故事。

刚开始那里只有浓雾，主人公杨飞到了殡仪馆之后，他的周围才慢慢开始有点变化。外头还下着雨和白色雪花，他看到白色的光芒，而那灰蒙蒙的雾似乎已经消散而不见了。《创世纪》里说天主先造了天和海后造了地，先造了黑夜和昼日后让太阳、月亮还有星宿来控制时间和日曆。“光芒”在古代西方哲学里被视为“创造万物”所需的四个主要元素之一⁷，而在基督教思想中也表示耶稣基督的一种象征。

光，既是上帝三个位格的象征，也是蜕变的象征、复活的象征、精神开启的象征，同时还是基督徒的象征，也是基督教信仰的象征。⁸

明亮让杨飞看到很多身边的东西，而他已经明确地接纳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个世界的事实。这不是梦，这和在前生经历过的很多经验一样，也是人生中主要环节之一。印象中黑暗是消极而孤独的，光芒是积极而温暖的。遇见的人越多杨飞的心态也越坚定起来，一心一意想要寻找父亲。如小说中的情节变化一样，在《创世纪》里每天都有巨变。当外界的自然条件都齐备了，在地球上的生物，包括植物和人类，都获得了能够继续衍生和相传到永恒的“生命”以及彼此间的“纽带”。

有一次，骨骼人对杨飞说“没有安息之地，得不到别人的哀吊只好让自己戴上黑布的骨骼人才去河边看看篝火。”⁹火和光同样也是代表生命，水是净化、净身的象征。他们接受火化才能得到永恒的安息。当鼠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墓地而开始接受净身时，所有的骨骼人的朋友都用树叶来做接河水的碗，走到这女孩的身旁把清水洒在女孩子的身上。这一系列的动作代表净身，也是为她的离开做钱行的意思，也表示一种祝福——祝福她得到永恒的安息。

书中说，“人一旦死了，若没有墓地——安息之地，得不到安宁”的。作者余华在故事中让鼠妹的身上长满了青草嫩芽和满开的花儿，让她穿上如新娘婚纱般的白色长裙，让可爱如天使的婴儿们笑着唱着。这些情节的描述和如舞台剧一般的效果直接让读者眼前仿佛出现基督的“升天之图”那样的一幕，还让将要升天的鼠妹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在天真可爱的天使以及那些赞美歌的陪伴下，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此时歌声渐渐扩散，在大气中共鸣着，整个气场帮助着鼠妹从无葬身之地彻底净身而出。被这样崇高隆重的氛围围绕着，与鼠妹一起经历整个过程的每个人（包括读者在内）都能够感觉到好像自己都经历了一次从净化到将要升天的一系列仪式。

余华把这过程写道如下：

苍老的骨骼左手提着那片湿润的树叶，右手擦着眼睛走去，似乎是在擦去告别亲人的泪水。其他的人也像他一样，双手合拢捧着树叶之碗里的河水水走到鼠妹那里，双手分开洒下净身之水。（中略）依次走到鼠妹那里，依次将手中河水从头到脚洒向鼠妹身上的青草和野花。那个小女孩开始呜咽了，男孩也呜咽起来，接着三十六个骨骼同时发出了触景生情的呜咽之声。他们的身体虽然分开行走，他们的呜咽之声仍然围成一团¹⁰。

我看见给鼠妹净身之后离去的人流已像几条长长的小路，而这里仍然有着双手合拢捧着树叶枝碗的长长队列，（中略）夜莺般的歌声过来了，歌声断断续续。身穿白色衣衫的李月珍¹¹缓步走来，二十七个婴儿列成一队，跟在他身后唱着爬行过来，可能是青草弄痒婴儿们的脖子，婴儿们咯咯的笑声时时打断美妙的歌声。¹²

身上长满青草和野花的鼠妹，听到夜莺般的歌声在四周盘旋，他在不知不觉里也哼唱起了婴儿们的歌声。鼠妹成为一个领唱者。她唱

上一句，婴儿们跟上一句，她再唱上一句，婴儿们跟上一句，领唱与合唱周而复始，仿佛事先排练好的，鼠妹和婴儿们的歌声此起彼伏。¹³

余华对那些死者与鼠妹告别时的一举一动描写得很细腻也很有戏剧化，让读者容易联想到鼠妹将要踏进不同的时空——从黑白不分明灰蒙蒙的世界来到了有水有光、也有树木和野花的彩色而有光芒的世界。而鼠妹正经历的这一系列“仪式”在他们每个人的祝福和歌声的陪伴之下，整个场面慢慢地进入最高点。但是这样“隆重”的告别仪式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经历的。

作者特意让那些死者们说这样的一段话：

这里所有的人都走过来了，他们知道鼠妹即将前往安息之地，他们轻声细语地说着，来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离开，鼠妹是第一个离开的，而且鼠妹还有完好无损的肉体和完好无损的美丽。¹⁴

余华在此创造了如基督教里的某种仪式。如此崇高而澎湃的氛围应该与包括李青在内的所谓有势有力的人士习惯而等待的那种“隆重”葬礼从根本上有很大的区别。在此所感觉到的不只是一个告别，还包含着那些死者们无比的祝福和钱行。有意思的是余华描述他们生前的种种差距导致不同程度的不公平是必然的，但是死了之后还继续让这样的“差距”影响他们死后的遭遇和待遇确实令人深思。

塑料椅子这边的候烧者在低声交谈，贵宾区域那边的六个候烧者也在交谈。贵宾区域那边的声音十分响亮，仿佛是舞台上的歌唱者，我们这边的交谈只是舞台下乐池里的伴奏。¹⁵

小说刚开始的时候余华写到这样的一个情节——死了还很优势的人们居然在候烧的片刻还保留着生前曾经拥有过的“优越感”，不过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还没经历过鼠妹那样的净

身仪式。余华用颠倒立场的方式写出鼠妹被祝福着走到安息之地的那一幕。

富人有富人的追求，他们在社会上建立的成就以及所追求或实现的业绩一定远远高于像鼠妹那样的老百姓，他们能够举办的葬礼也应该远远超过鼠妹的葬礼。但在鼠妹的葬礼所看到的如基督的升天图一般的那种纯净崇高的感动不是来自于他们生前所拥有的地位和物质上的优越，而是来自于男友伍超在病床上对鼠妹绵绵不尽的爱情和承诺，还来自于好友肖庆对伍超的生死与共、忠心耿耿的友情。

2. 超越和永恒——时间的描述

在《创世纪》里我们都看到了从第一天的空荡黑暗、一无所有的世界，一直到最后第七天无限无际、森罗万象而充满着生命的世界。而小说《第七天》和《创世纪》相反，是从杨飞孤零零一个人进入到灰蒙蒙的世界里——死亡开始往下展开的故事，然而经过几天的飘荡，那么多人和那么多事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杨飞身边，杨飞就像他们的聆听者一般在他们的身边听听他们的故事，然后随着出现与参与的人越多故事结构也越复杂起来，人与事背后的因果关系也同样更加纷繁起来。就是说即使这两个作品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时间流——《创世纪》是在整个七天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一直写到生命的诞生为止，它描述的就是生命诞生的前奏部分。而小说《第七天》是恰恰相反。若讲一个人讲到他的死亡，按理说这个故事也该到此为止。那么从死亡开始讲述的《第七天》，它的时间流会是相反吗？

其实也不然，余华所写的世界观让它超越时空，超越生命，进而超越既定概念而延续到永恒的边缘。虽然有所不同，不过两者都拥有着“七天”这个共同的时间流动——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楚的经历都发生在这七天里。

若说升天才是永恒，那么可能只有鼠妹才能够获取真正意义上的永恒吧。话说回来，大家都知道《创世纪》是从无到有的过程，那么

笔者认为《第七天》是描写从模糊到清楚的过程——杨飞死亡后慢慢看清自己身边本以为毫无不相关的人们其实在某个点上都有着不大不小的关联。远看只有无数的小点，一旦把他们所经历过的遭遇和故事的来龙去脉连在一块，自然而然如两点连成直线一样，白纸上渐渐地浮现出其中复杂的人和事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图。看似日常中的每一个不起眼的故事，从宏观角度来看它们确实或多或少综合性地形成了社会上的某种现象。

即便《创世纪》与《第七天》两者之间的时空领域不同，但两个作品中所描述的“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楚”的转化经历都发生在它们各自的七天里。

当初笔者把第二章节取名为“两个‘第七天’”的用意也是因为这个共同性的缘故。《创世纪》的视角是从生命的开始说起，《第七天》的视角是从生命的结束才讲述，生命的诞生和死亡看似存在于互不两立的世界，不过如果像余华写的小说一样，死亡意味着离开活人的世界，也是一种生命的超越的话，生与死彼此并不会对立或矛盾的。就如白天与黑夜，又如大海的涨潮与退潮一般，它们只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存在的位置不同。虽然《创世纪》里的生与《第七天》里的死这两个世界不可能互相通往或交错，但这两部作品确实都叙述从无到有或从有限延续到永恒的旅程，就如余华的故事一样永不停止也永不冲突地转动。

在小说中有趣的是，没有葬身之地而如今身上已没皮肉的骨骼人和生前有权有势而一到殡仪馆就享受贵宾待遇的那些人相比，对生前的恩怨、脸面、权势的看法上，淡定许多。主人公第一天到殡仪馆时看到生前有权有势的人虽然死了却依然享受着特别的待遇，理所当然地坐在贵宾座，理所当然地被人重视。讽刺的是死了仍然依依不舍地坐在世俗边缘的贵宾坐席上，他们从死亡到火化对特权的享用看起来如此理所当然。

贵宾区域里谈论的话题是寿衣和骨灰盒，他们身穿的都是工艺极致的蚕丝寿衣（中略）然后他们谈论起各自的骨灰盒。材质都是大叶紫檀，上面雕刻了精美的图案，价格都在六万元以上。他们六个骨灰盒的名字也是富丽堂皇：檀香宫殿、仙鹤宫、龙宫、凰宫、麒麟宫、檀香西陵。

我们这边也在谈论寿衣和骨灰盒。塑料椅子这里说出来的都是人造丝加上一些天然棉花的寿衣，价格在一千元上下。骨灰盒的材质不是柏木就是细木，上面没有雕刻，最贵的八百元，最便宜的两百元。这边的骨灰盒的名字却是另外一个风格：落叶归根、流芳千古。¹⁶

无论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无论什么样的死亡经历，对每个人而言“它”的来临会是一个最终而重要的生命环节，每个人面对“它”的降临时，想要得到身心的安宁和生命的安息。不过，和鼠妹从净身到火化中经历的一切过程相比，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从进入殡仪馆到候烧的整个描述，确实有着很大的差距：鼠妹更像是超越死亡才达到极崇高的另一个存在——虽然她自己没有钱，但是男友拿他的生命换来的坟墓能够让她得到安身之地。而包括杨飞的前妻在内的那些富人们面临着自己生命的尽头时似乎没得到再回溯自己一生的机会，也没有得到真心的祝福和天使们的赞美歌。无论是余华故意没写到与否（笔者认为作者应该有意才没写到），这样才能够明确地显示两者之间根本性的不同。两者死后的去向即使一样，但是能够达到的世界应该有所区别。那些富人和鼠妹不同，实际上没经历过以全身、全心、全魂来“净身”的隆重仪式——真正的死亡和葬礼。这暗示着鼠妹的死亡意味着能够实现不同层面的纯化而升级，但是富人们的死亡却进入了殡仪馆火化而终止。

III. 余华在小说《第七天》讲述的当下社会

1. 虚构故事与现实实例

作者余华在小说《第七天》故事中反映了太多太多社会问题。譬如有关强制性拆迁的问题他在小说中写道：

一位老太太流着眼泪说她只是出门去买菜，回家后发现自已的房子没有了，还以为走错了地方。另外一些人在讲述遭遇深夜强拆的恐怖，他们在睡梦中被阵阵巨响惊醒，房屋摇晃不止，他们以为是发生了地震，仓皇逃出来时才看到推土机和挖掘机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¹⁷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各个原有的城市格局根本无法满足城市建设的需求。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城市拆迁房屋案件也开始越来越多了起来，因为大规模的城市大开发而引发的问题也不断激化。2010年在太原市真实发生过的“强制性拆迁”，最后导致一桩严重的命案——屋主在睡觉时被人打醒，随后房屋被挖掘机拆毁造成一死一伤。¹⁸为了社会稳定和解决暴力拆迁等种种棘手的问题，政府几次修订补充2001年制定的有关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纠正其中不足。¹⁹

虽然余华写的这篇小说是虚构的，但其中每个故事统统都反应了当下社会所发生过的真实案件：从强制性拆迁、遗弃死婴、贪污、脏器买卖等等，都是震撼过中国社会的案例。甚至还写到婚外情、离婚、酒家女、伟哥等，涉及到社会伦理的方方面面，应有尽有。而余华借用虚构的方式写出了忠实于现实的虚拟世界和虚拟社会以及生活在里面的老百姓。看似互不相关而繁杂不堪的问题和那么多人的遭遇，通过主人公杨飞的眼睛，透过他的回溯和经历，最后极为复杂地互相缠绕在一起。开始时一一讲述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所遇到的“非”日常故事，最后连成一串时就如海市蜃楼一般照射出中国当今的现象——乱象丛生的社会被似梦非梦地摆在大家的面前。

余华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让书中人物说一些富有诙谐幽默意味的话。实际上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艰辛经历，可是余华却恰恰让他们一笑置之。有时这样的情感表露更让人想象老百姓他们在现实中的无助和迷茫。生前的他们一个个身处无可奈何的世界活得情非得已，死后能够从生活的痛苦和悲伤中解脱出来了。这“解脱”一词来自于梵语，感觉有些和前面所提到的有关基督教的思想不符合。其实这部小说虽然以圣经的《创世纪》作为故事的核心，整个故事看似以《创世纪》的步骤往下展开。但是故事中徘徊于死人世界的鬼魂们从第一天到第七天的经历恰恰符合佛教里说的中阴身状态²⁰所经历的一个环节。佛教里说除了极恶和极善的人死后立即脱胎以外，其他的亡灵漂浮在阴间与阳世之间至少七天，最长四十九天的时间。看小说各方面的描述，无论和鼠妹一样的升天还是佛教里说的投胎，包括杨飞在内的亡灵们好像也在那里等待下一个流程。甚至升天和投胎等不同宗教和习俗在此早已经融入到一起，笔者认为这一点恰恰也属于这部小说“应有尽有”、“森罗万象”的部分。

现在把焦点放在那些鬼魂们生前生活过的现代社会；余华在故事里面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让他们背负着不同程度的灾难和困难。其中有六个有钱人，若包括杨飞的前妻有七个。除了这七个以外，其他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如今的社会更像是弱肉强食的时代，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好的待遇。在“先进”或“富有”的口号之下过度开发的世界里，大家只看自己得到多少，却没发现自己失去了多少。通过这篇作品笔者感到余华对当下社会提出各种质疑，他用暗示的方式提出了人类无底洞似的物质欲。比如说鼠妹，当初她是因为想要一部苹果手机才导致意外死亡的。还有杨飞的前妻也如此，好好的一个家不要，选择了从国外来的婚外情人，以为会过得比原来更富有、幸福。

透过故事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有时这些物质欲和虚荣心可能导致不可设想的后果。

2. 生死与虚实的边缘

在创造小说的世界观上，余华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虚拟的时空，但回溯生前的“遭遇”却是在现实中确实发生过的事实。他让书中人物背负的每一件命题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新闻。不过一旦进入到故事中看到这些“人物”时，马上就意识到这是虚构的世界，讲述的是在另外一个无人所知的世界里回想生前所经历过的“日常”。这样一层又一层出现的“时而虚，时而真”的手法一下子就把每个身在现实中的读者拉进到不真实的混沌世界里。同时，也把读者迎接到那死而无葬身之地，让读者与鬼魂们一起徘徊于阴间、阳世之间，旁观着变幻无常的尘世——活人的世间，聆听鬼魂的故事。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故事后能够慢慢体会到其实活人面对的现实世界才像一个“变幻无常而荒谬绝伦”的残酷世界。余华也许想表达，死亡或阴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活人以及活人的欲望所达成的现实的“这个世界”。在宇宙中或者说地球上，人类不过是其中一个生命体，不过是其中的一小分子，但经过几千年、几万年的进化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到了顶点的人类以为自己能够控制一切。余华一定看到了人类在那顶峰上自以为是的傲慢及其傲慢带来的可怕的后果，因此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命题“当人类对大自然、对生命、对善与恶失去了崇拜和恐惧的时候，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怎样的一个世界呢？”。笔者相信余华特意通过《创世纪》来讲述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每则新闻——《第七天》中的故事，从而提出一个关键思想：地球和世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一切的一切都是在这样偶然间的奇迹中诞生的，可是看来人类不仅不懂得珍惜，还自己破坏该珍惜的一切，早已经走向毁灭之路。

作者不只从《创世纪》得到了一些启发，同时也在小说中实现了《圣经》的记录者一贯坚持的“记录发生过的事情而讲述其中的故事”的传统。其实关于这一点，笔者刚好在偶然的情况下在网上看到了耶鲁大学的公开课，确实也有了一些启发。

在课堂上说：

“圣经不只是一本书，它是一本图书馆一样内容极为丰富的书籍。《创世纪》解释了万物的来源，试图解决罪恶和盲目崇拜的存在，告诉人们这个受苦的世界是一个善良的神创造的。在圣经里面出现的人物不是什么圣人，而是有血有肉的一般老百姓。”²¹

《圣经》里的很多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人会犯错误，错误有时会带来毁灭性的问题，甚至还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透过这样的灾难，人类一直不断地吸取教训，不断地成长。当余华写的故事就像《圣经》中的典故一样慢慢渗进读者的心里，最后发展成某种无形的指南针的时候，它就会起一个反面教师的作用。若不相信鬼神，天不怕地不怕，每个人都会对善事“向往”吗？每个人都会对罪恶“恐惧”吗？这部小说所体现的“残酷”不只属于这本书的虚构世界，也不只是某个个别的地区或国家特有的故事，“它”确实存在于每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里，无处不在。

《第七天》摘录了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和一些新闻背后一般人看不到的边缘社会所发生过的故事。就如前面提到的一句话“记录发生过的事情而讲述其中的故事”，这就是这部小说所包含而指出的核心点，也是重要内容。

余华写了《兄弟》²²这部某一个非常时期的、某一些人群中高度兴奋的时代和状态的故事以后，长达七年的时间都没发表其他小说，然后才写了《第七天》这部具有争议的作品。接触到这一系列的余华作品后，笔者慢慢感到作家本身在活生生地经历了极度快速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后，也许现在突然有一种感悟和感

触：“喧闹疯狂的非常时期一过，留下来的不只是丰富精彩的生活。同时，我们不知不觉中被夺走了很多无法挽回的最珍贵的东西”。当自己曾经拥有的时候以为这会延续到永远。

作者借用《创世纪》的开场白来提醒大家，地球上的大自然与生命都是被给予的，并让我们跟随着杨飞的中阴身经历而认识到：人类近几年为了私欲所做过的种种恶事，最后往往导致“作茧自缚”的下场。

余华在小说最后让杨飞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对他说，走过去吧，那里的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他问：“那是什么地方？”

我说：“死不葬身之地”²³

IV. 结语

就一般或以往的小说作品而言，核心人物的死亡往往意味着这部小说故事的结束和终止。

余华的这篇长篇小说《第七天》恰恰就从主人公杨飞的死亡开始进入往后发展层面的故事。它透过杨飞的视角和他“静态”的观察一层一层地揭开他所看到的每件事情背后被埋没的不可告人或扭曲的事实。作者第一页就巧妙地引用旧约圣经《创世纪》的摘录，其带有历史和神秘色彩的引言自然而然给读者某种蒙蒙胧胧的暗示——故事从黑暗（没有希望）开始往有光明（有指望）的方向发展或这个故事的模糊不清似乎延续到最后的第七天才能够有所突破等等。这个不寻常的故事从徘徊于生死界限的那些死去的主人公和周边的人物们开始讲下去。作家在模糊不清的时间和空间里，忽然间让一个徘徊在路上的主人公出现在读者眼前。接着，余华讲述所塑造出来的每一个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开始只有主人公杨飞一人跟

随着死去的人们一起慢慢回溯主人公所经历过的过去。在过去的时空里杨飞却看到曾经发生过的每件案子，慢慢发觉这一系列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他自己都从没机会看到的人及其背后的很多细节。透过那些人的讲述，主人公也一个接一个地看到他们生前的无奈而不得已的生活遭遇。当这些人和杨飞一样漂泊于生与死的边际面对过去的一切时，又不得不一次次地想起生前经历过的痛苦。经历回溯的过程，有些人慢慢升华到自我净化、自我治愈的境界，但有一些人却不行。因为在活人的世界里若没有为他们造墓——所谓的造墓应该指死者最终还有归属的意思——的话，死了都无法超度。

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实际上里面出现的很多情节往往与我们在现实中常看到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符合。作者余华有意无意地把这些社会性的话题融入到故事情节的每个角落里，一直坚持以虚构的手段来把故事从第一天开始讲到最后的“第七天”才讲完。这部作品记载了争议性色彩的话题和案子以后，让这一连串的故事轰动一时，但余华在讲述的过程中没用过任何批判性的语言，也没有注入任何作者自身的个人情绪在里面。只不过是让“并不平常”的经历由“再也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来经历着。主人公杨飞只是替这里头的人们——提出事情的因果关系而已。这么一说，看似残酷的一连串故事，实际上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而经历“并不平常”的遭遇的人们反而都是平常人，都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都会是我们的邻居。

作者余华由此想指出，我们大家早已经活在当下“惨不忍睹”的残酷世界里，在不知不觉中看惯如此浑浊不堪的日常。似乎这已经变成社会上的某种模式。活着的时候“视而不见”的背后原来有那么多挣扎的痕迹，活着的时候尽量回避的那种“麻痹无觉”背后原来有那么多隐藏在深处的剧痛。

旧约圣经上写“用了七天的时间创造”世界。杨飞死后用七天的时间才看清自己生前的

世界。而那些死者们在无际无边的时空里继续徘徊着、寻找着、等待着安息之地和真正的安息日的到来。

注释*

- 1 圣经·旧约《创世纪·太古史》
- 2 [OL] 牧灵圣经 创世纪 第一章
<http://www.pbible.org/bible/index.html>
旧约圣经 创世纪 第一章 pp1-pp2
参照『旧約聖書口語訳』
- 3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pp159-pp159
- 4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pp3-pp3
- 5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pp3-pp3
- 6 《创世纪》前篇太古史 第一章 1:2
- 7 [OL] 古 希 腊 四 大 元 素 论
<http://zh.wikipedia.org/wiki/恩培多克勒>
- 8 参见刘国旭, 2015/03/25.《基督教美术中“光”的象征意义探究》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2015年第2期第33卷总第175期
- 9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pp159-pp159
- 10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pp198-pp198
- 11 李月珍当过杨飞的奶妈, 也是他父亲杨金彪同事的妻子以及他们的邻居。
- 12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pp199-pp200
- 13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pp200-pp200
- 14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pp196-pp196
- 15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pp9-pp9
- 16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pp9-pp9
- 17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pp17-pp17
- 18 2010年10月30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发生了一桩暴力拆迁致死案造成一死一伤。
- 19 2001年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2011年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 20 佛教里指人死后到四十九天投胎前的状态
- 21 [OL]耶鲁大学公开课·旧约全书导论
- 22 余华 2005年发表长篇小说《兄弟》
- 23 《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pp225-pp225

*参考文献

- [1] 『旧約聖書口語訳』日本聖書協会, 1955/12/01.
- [2] 黎活仁:《现代中国文学的时间观与空间观》业强出版社, 1993/02.
- [3] 『精選版日本国語大辞典』小学館,2006/02/01.
- [4]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 2013/06.
- [5] 余華:『死者たちの七日間』,飯塚容訳,河出書房新社 2014/06/20
- [6] 洪治纲《余华评传》,作家出版社,2017/04.
- [7] 张学昕,刘江凯:《压抑的,或自由的一评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文艺评论, 2006/11/30.
- [8] 张清华,张新颖等:《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评论, 2013/07/03.
- [9] 叶立文:《形式的权力-论余华长篇小说叙事结构的历史演变》,文艺评论, 2015/01/15.
- [10] 刘国旭《基督教美术中“光”的象征意义探究》,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报, 2015年第2期第33卷总第175期
- [11] 郑夜白,吴玉杰:《余华先锋时期隐喻创作理念的现实主义内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7.
- [12] [OL] 古 希 腊 四 大 元 素 论
<http://zh.wikipedia.org/wiki/恩培多克勒>
- [13] [OL]耶鲁大学公开课·旧约全书导论
<http://www.yuntu.io/mediaAlbum/57cd2da837455e03b2109f0c>
- [14] [OL] 牧灵圣经 创世纪 第一章
<http://www.pbible.org/bible/index.html>
- [15] [OL]腾讯新闻太原暴力拆迁造成一死一伤
<https://news.qq.com/a/20101101/000052.htm>